

我的野兽 我的国

赵大河 著

超火爆话剧「开心麻花」系列实力派作家最新长篇



那把刀突然就落了下来，唰——，生活被劈开。
左边翻卷的是幸福、黯淡、千篇一律的日子，
右边战栗的是烦恼、梦幻、痛苦、危险，以及可怕的诱惑。

北方文艺出版社

我的野兽我的国

赵大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野兽我的国 / 赵大河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317-3343-0

I . ①我… II . ①赵…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6073 号

我的野兽我的国

作 者 / 赵大河

出 品 人 / 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监制 / 苏 辛

责任编辑 / 聂元元

特约编辑 / 驰 宇

营销统筹 / 卢 渔

封面设计 / 仙 境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 120 千字

印 张 / 9+1 彩插

版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9.8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343-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上部 不速之客

1 赐（电话，或麻烦来了）	004
2 木兰（预兆，或不祥之感）	015
3 琳（禁忌，或真正的诱惑）	024
4 赐（生气，或狼来了）	032
5 木兰（臆想，或潜意识报复）	042
6 琳（试探，或女人心计）	048
7 赐（激情，或虚掩的门）	060
8 木兰（玩火，或另一种生活）	068
9 琳（故事，或地摊文学）	076
10 赐（艳梦，或深水大鱼）	082
11 木兰（痞子，或隐秘的器官）	091

12 琳（燃烧，或一夜情）	096
13 赐（打架，或拧紧螺丝）	105
14 木兰（生活，或小小的自由）	121
15 琳（游戏，或秒杀爱情）	129

中部 草原之行

16 赐（混乱，或麻烦继续）	136
17 木兰（嫉妒，或人之劣根性）	146
18 琳（发现，或危险的掌控）	151
19 赐（羞辱，或邪恶的冲动）	157
20 木兰（猜疑，或逼近的真相）	165
21 琳（蛊惑，或炽烈的欲望）	168
22 赐（软弱，或肉体的疯狂）	175
23 木兰（焦虑，或虚构的情色）	186
24 琳（历险，或黑夜的流放）	193
25 赐（警惕，或罪恶的苗头）	201

26 木兰（放纵，或意识的缝隙）	216
27 琳（手枪，或预设的陷阱）	221
28 赐（惊吓，或意识的流动）	229
29 木兰（嫉妒，或分食的苹果）	241
30 琳（询问，或隐瞒的情节）	245

下部 教授之死

31 木兰（绝望，或双重的死亡）	252
32 琳的邮件之一（震惊，或难以置信）	262
33 木兰（恐怖，或失败的劝说）	264
33 琳的邮件之二（醉话，或真情流露）	268
34 木兰（自杀，或网上求助）	270
35 琳的邮件之三（道歉，或收回话语）	275
36 木兰（梦幻，或想象的景象）	277

上部

不速之客



我的野兽，我的年代，谁可以
凝视你的眼睛？
谁可以用他的血
把两个世纪的脊背粘在一起？

——曼德尔施塔姆

1

赐

（电话，或麻烦来了）

很难将后来发生令人心碎的悲剧追溯到这个偶然的电话，但这个电话确实改变了他的生活。

生活是什么？是一团混沌的绵延不断的时间，携带着所有的平庸、所有的无奈、所有的梦想碎片、所有的可用作自嘲的行为、所有的平静与麻木……缓缓向前流动。如果没什么意外与偶然事件，它就那样黏糊糊地流动着，不思改变。你也许会厌倦，也许会消沉，也许会反抗。但如果一把锋利无比的刀从天而降，无情地劈开你的生活，左边是你过往的一切，确凿无误的经历；右边是未知，是令人茫然的虚空，你能够接受新的

生活吗？或者说，你做好应付改变准备好了吗？

可是，不管你是否接受或是否做好准备，那把刀突然就劈了下来，唰——生活被劈开，左边翻卷的是一堆幸福的黯淡的千篇一律的日子，右边战栗的是烦恼、梦幻、痛苦、危险，以及可怕的诱惑。

上午十点一刻，赐刚踏进中文系办公室的门，手机就响了起来，号码很陌生。一般情况下，陌生的号码他会等它响几下再接，因为有时候会是广告电话，只响一下就挂了，等你打过去。他上过当，后来凡是只响一两下就挂了的电话，他是不会回拨过去的。这次是在办公室，还有其他老师，所以只响了两下他就接了。是一个男人打来的。声音穷凶极恶，一上来就说：

“你搞了我老婆，我要杀了你！”

他从来没接到过如此粗野的电话，没有任何称呼，没有任何寒暄和客套，甚至连一声最普通的“喂——”都没有，直接就是炸雷一般的吼声。

他被吓懵了，差点将手机扔了。但这还只是个开始，接着是更可怕的声音：“你等着，我已经买了把手枪，我要用这把手枪干掉你。”突然他听到手机里传来一声枪响，砰！他吓得把手机拿离耳朵，但后边的话他还是听到了，因为声音很大，即使离很远也能听到：

“……你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老子没骗你吧？别以为是老子吓唬你……”

恐惧攫住了他。他好像看到一个愤怒的杀手正端着枪朝他走来，一步步逼近，举起枪，对准他的脑袋，扣动扳机……他不由得哆嗦一下，声音都变了。

“你是谁？”

“哼，你连我老婆都睡了，你不知道我是谁？”

“你打错了，我不认识你。”

他把电话挂掉，看到同事们都诧异地看着他，他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竭力装出轻松的样子，说：“一个疯子！”

艾老师刚从外边进来，看到赐的样子，吃了一惊，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是不是不舒服？”

“没有。”

艾老师是老大姐，热心肠，可是这时她让他有些尴尬了。他不想解释，她应该能从他的话音里听出他回避的意思。艾老师还想问什么，刚张开嘴，赐的手机又响了，这时候手机的铃声显得格外刺耳。赐掏出手机，看一下来电显示，皱着眉头出去了。

赐是燕清大学中文系老师，正带着一个所谓的作家班。这个班完全是培训性质的，有四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他是班主任，负责教学方面的事，也就是请著名的作家、批评家和编辑来给学员上课。艾老师是副班主任，负责学员生活方面的事。

赐来到楼外边，他像一个点燃的炮仗，马上就要爆炸。这个儒雅的人咆哮如雷，对着手机吼道：“你有完没完？”

电话里先是一声冷笑，接着是狰狞的声音：“你胆子不小啊，敢挂断老子电话，还敢冲老子发火，我要把你打成筛子……”砰砰砰砰！接连四声枪响，震得他耳朵嗡嗡叫。他真是遇到疯子了，刚才他还在为自己找到了这个词来贬低对方而暗自得意，现在他却意识到这是事实。对方真是疯子，不折不扣的疯子！

“你到底是谁？”

“我操，你睡我老婆的时候他没告诉你她丈夫是谁吗？”

“你老婆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会是提了裤子不认账吧？你赖不掉的，你敢说你不认识吴筠吗？”

吴筠是这一期作家班的学员，一个浓妆艳抹的尤物，他怎会不认识？这个女人也确曾勾引过他，他差点上钩了。她以讨教为名，请他喝咖啡，专门要了一个包间。她说他是名人，得注意隐私。他早就看穿了她的小把戏，且看她怎样表演。

她很随意地脱去了罩衫，白生生的膀子和粉红的吊带背心醒目地呈现在他眼前，硕大的乳房高昂着，仿佛要将背心绷开。一股暧昧的香水味朝他袭来。不知她喷了多少香水。

“向妻子请假了吗？”

“请了。”

“真乖。”她说。

他没想到她嘴里会突然蹦出一个这样的词，这是大人对小

孩使用的词，亲昵、甜腻、娇宠，她竟然用到他身上。她要扮演母亲的角色吗？她要居于支配地位？她要他听话？抑或是一种撒娇般的讽刺？他转移话题说他不大习惯这种场合。

“咖啡还是女人？”

他说：“是包间，总觉得空气不好。”

吴筠笑了，朝他抛个媚眼：“你是不习惯和我在一起吧？”
他被她看穿了心思，有些尴尬。

吴筠掏出纤细的摩尔烟：“介意吗？”

“不！”他将放在自己这边的烟灰缸推到她面前。推烟灰缸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一个很刻薄的说法——和抽烟的人接吻就像是抱着烟灰缸亲嘴——不知她听说过没有。这是琳告诉他的，琳也抽烟，她以此自嘲。吴筠仿佛读出了他的思想，将烟掐灭了。

“怎么不抽了？”

“我怕熏着你。”她装作无意地碰了一下他的脚，他知道她在挑逗他，他的某根神经也亢奋起来，但他没有给予任何回应。她又给他抛了一个媚眼，他没理会。毕竟自己是老师，得注意身份。但他的内心非常矛盾，如同李敖说的天人交战。头天在电视上看到李敖的访谈，李敖说他五十岁前见到美女是坚决拿下，六十岁时见到美女是天人交战，七十岁时见到美女是有心无力。他记住了这个说法。对待女人，他没李敖洒脱。吴筠把手放到他腿上，眼睛勾魂摄魄地看着他，向他放电。她的脸离他很近。长长的睫毛，浓重的眼影，厚厚的粉，血红的嘴唇。口红越过了唇线让嘴唇显得很夸张。他可不想让化学制剂、

色素、甘油、硅油之类的东西蹭得自己满脸都是。一瞬间，情欲消失了，无影无踪，正如它的到来一样神秘和不可思议。她再诱惑都没用，他没让她“拿下”……如果那时把持不住，今天他就死定了。

“我和吴筠没有那种关系，你误会了。”

“你还算个男人吗，做都做了，不敢承认？”那个男人更加愤怒了，把一堆不堪入耳的脏话像打机关枪似的向他扫射过来。

他生气地关掉手机，耳朵里仍然翻滚着肮脏的刺耳的话语。

手机再响，他就不接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何况对方是一个疯子。他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不值得和一个疯子计较，那样就太降自己身价了。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怎能和一个满嘴粗话丧失理智的疯子较量呢？

天气炎热，一阵小凉风吹来，他感到通身舒坦。这时他才发现刚才出了一身的汗，洁白的衬衣都湿了。蝉在银杏树上鸣叫，知了知了，它知了什么？

手机又响了，他任其响着，连看也不看。他站在银杏树下，一瞬间感到很茫然，整个人像悬挂在空气中飘来荡去的一个虫茧。生命多么荒谬啊，此时此刻，一些人在做着伟大的决定，一些人在享受天伦之乐，一些人在用劳动充实着生活……而他，却变成了一团不可名状的烦恼。

手机的铃声终于消停了。他刚要离开，忽然想起他今天来系里是拿信件和报纸的。于是又上楼去拿东西，尽管他不想

面对同事们好奇的目光，但他知道不应该逃避，逃避只会带来谣言。

系里别出心裁地将会议室变成了收发室兼聊天室，中间一张大案子，摆着几盆鲜花，靠墙还有一块黑板，用来发布信息，为的是让每位老师来拿信件和报纸时能多停留几分钟，互相聊几句，彼此多点交流和沟通。初衷是好的，让老师们在这儿多待几分钟的目的也达到了，但没人在此交流学术，最常见的是各自翻翻自己感兴趣的报纸杂志，偶尔也谈谈圈子里的“八卦”。比如某学科带头人被曝论文抄袭，网上举报人竟是自己的属下，而且还用的是实名，一时间沸沸扬扬，好不热闹。比如，北岛和某诗人夫妇就翻译问题打笔仗，你刺我一枪，我砍你一刀，终是难分胜负。再比如，某博导在学术专著中将蒋介石错译成“常凯申”，被戏称之为“常凯申门”，等等。赐对“八卦”也感兴趣，但他只是听听，从不传播。他认为大学教授不应该像市井妇人一样津津乐道这些东西。

他回到会议室。郭教授和常教授正在热烈地谈论 S/M，郭教授说他的朋友告诉他某个地方有 S/M 俱乐部，常教授说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缺了，艾滋病、同性恋、毒品、S/M，真是世界大同啊。他们看到赐进来就不说话了，看着他。也许他们心里在说：还有好玩的事在等着我们呢，走着瞧吧，赐已经麻烦上身了。赐的信件和报纸杂志还放在原处，他拿起就走。艾老师让他坐下喝点水，他谢绝了。他今天没心情喝水。

外面的世界：携手走向图书馆的情侣，匆匆行走的像母马

一样壮硕的黑女人，骑自行车的少年，两只从头顶掠过的鸟，蹬平板三轮车的师傅……如果时间往前推移，那些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也在这里走过吧？校园里竖有他们的铜像，他们靠自己犀利的思想和坚毅的行动在时间中雕刻了自己的形象。他，后辈学者，一个名叫赐的教师，接过前辈的教鞭，他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前辈，特别是“五四”前后的学者，其杰出者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都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时世事纷乱天下不宁，知识分子于苦闷彷徨中思索着民族的命运，勇于担当，敢于直言，是人之大者。现在呢？知识分子再也难以产生那样的影响，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也有同感，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在获奖演说中说：“为什么写作？一段时间以来，作家已经再也没有了自负去相信他还能改变世界，还能以自己的长篇或短篇小说去催生一种更美好的生活。”如今作家只是见证人，这还是就其最理想的状态而言，其他时候作家是什么呢？文化娱乐者吗？而“行动，是作家最想做的事。行动，而不是见证”，这也是勒克莱齐奥说的。他道出这个时代全世界所有知识分子的心声：没有力量去行动。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赐，所以他最近写了一部名为《知识分子与行动》的书稿，已交给青年出版社审阅。最近一些时日他走在校园中时，头脑中还会思考这个问题。可是，今天不行了，那个疯子的电话将他的心绪搅乱了。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那家伙似乎说过他已买了车票，他要来找他……

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想从中看出点什么，到底想